三才廣志

古今事實

古之征役

征役古人不得已而用之力焉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況義之大能使民勸勉矣哉得民之心者能得民之力也古者井田之法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莫不先公而後私也然聖人若知夫天下之民各竭其力以奉于我故于是乎推其不忍人之心非甚有所不得已蓋不忍用其力也有所不得已而用其力亦歲不過三日蓋推恐窮天下之力而非所以為民父母意也此民之所不用於征役也自春秋戰國以來暴君汙吏代作繁煩政重使斯民終歲勤動不得夕養其父母卒之土地不闢田業多荒蓋推民不得養其身而徒欲以窮其力不能贍其家而徒欲以勞其生民之憔悴已甚而國雖敝未已此後世之所以亂亡相尋而時君世主之所以不悟也然則如之何民之情莫不惡勞　喜佚上之人能以佚道使之則民雖勞而不以為怨也謀因者其忠所以使民效

小賢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小人　君子勞心｜｜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人役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也｜｜恥為役而並於孟子

力役　｜｜養之役也

民時　使民以時出論語

農隙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丨丨以眾丨也注各隨時事之間出左傳

三日 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丨丨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出周禮

僝功 共工方鳩丨丨出尭典

起徒 凡丨丨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出周禮

皋門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廼立丨丨皋門有伉廼立應門丨丨將丨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靈臺 經始丨丨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並出詩

新邑 周公初基丨大丨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凡土功龍見而畢務丨丨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罷民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巡功 宋城華元為植丨丨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量功 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丨丨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興而役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丨丨丨故季氏城費

入其役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人邑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興衆役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以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　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服政役　齊景公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注逋鄙既入｜｜｜

彌牟令役　晉士｜｜｜營成周云云計徒庸以｜｜於諸侯注知用幾人功

魏舒屬役　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

夷儀得尸　齊侯伐晉｜｜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死登衆自門出死於霤下齊侯請｜｜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其｜

絳老與食

正丁充役

戶部式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課役俱免丁男充夫滿四十日以上免戶內地租無他稅折戶內一丁無丁聽旁折近親戶內丁

六十免役

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見丁亡幾

太宗將修洛陽宮戴冑上疏曰亂離之後又興司農將作｜｜｜｜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

請遺天下

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食遺之衣曰｜｜天下衣有限 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

敵下之宜也万

籍戶蠲徭

稅錢為率

偶詳見丘類

檢籍差徭

李巡累為池州判史鈞檢戶籍所以畢徭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云

團置耆長

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為善置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 與縣令丞以事相教｜｜｜

復勿筭事 宣帝詔流人還歸者輒假公田貸種且物｜｜注事謂給徭役也

復徭六歲 光武二十年｜濟陽縣｜役｜｜

復增一歲 世祖進幸汝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出本紀

中試給復 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出刑法志

讀書為免 白傳作朝散大夫君墓誌其里人也謂曰君素讀書而當斗米吊雖得五品亦何益疾役出役契冊入敘家收排門夫吾恥｜｜縣｜｜令終身為那免徭役出易得哉

李渤蠲役 ｜｜為虔州刺史｜免｜千六百人出維甬子

元結免役 ｜｜為道州刺史為民營舍給田｜徭｜流亡歸者萬餘人

常袞罷役 ｜｜為永州刺史｜免｜十九百九十四員

折支體 隋末賦役重數人往自丨丨謂之福手福足至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以從賦役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豪姓徒貫 李栖筠奏部丨丨多丨丨京兆河南規脫徭役

姦人冐籍名 薛存誠遷給事中瓊林庫官籍丨復存誠曰此丨丨丨丨以避征役不可許丨

無名户多 已下係隱匿 晉邊新附多丨丨丨魏朝欲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〻曰賦以寬綱束下故下弃之宜弘大綱則自然安樂 淮南子

著籍者少 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丨丨丨丨寡平居調發則不可致何謂籍不當令國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

人皆去本 宇文融請天下户既利隱丨丨丨丨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撿帳符得僞勳亡丁甚衆

兵悉入道 武后崇奉佛功費浩廣崎恐結怨三寶諫蒙四海令道入私度幾數十万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丨丨丨丨征行租賦何以備之頒許十道使括取使者將不得而隱

役不均

北山 皆〻士子朝夕從事 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曰偕偕士子朝夕從事

東國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其詩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年老持更 晉劉弘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甚苦呼之蓋一兵羸疾無襦乃謫主者遣給韋複袍帽

東坡萬言書

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顧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顧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日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潁濱制置三司論事狀

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顧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而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逃之弊今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

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謂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使衣〻冠之人與編戶
齊一役夫一歲不過三日〻之顧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
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吏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乎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選擇用其
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之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奇復其
力用之於公是納其私人所惟然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有特役之且用特差役之法皆
以丁口為之高下今既已出卿從官則丁口登降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
之役此民為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戶宅斷賣僧儕發舉皆物與民爭利此於齊民
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齊則所禁於當發衆〻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為民此從役之
說識所以
未論也

潁濱論州縣役吏之弊

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〻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上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為大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為非此誠得其可役之道是以夫子坐實於上而士大夫為之奔走于下大者為之運籌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為之安末鹽視聽管以奉其小職文史為之環金披甲習其戰陣攻鬪之事而使天下不可犯老者其筋力而竭其思慮其甚者擐甲暴骨於原地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凡民小吏行法之重輕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為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為奸所獲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為之者為此故也是以雖無許祿之勸而可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不肯捨而去而其雖之人難無其祿之月而過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為怪此乃公使之為奸以當其所之祿而遂以為可得而使之也如此則上何以視天下

古今事實

差役

差役名次

宋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散從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熙寧四年始使募民出錢不官為募役謂之免役錢六年又行保甲法置保正副大保長保丁七年輸丁免甲頭催稅罷募戶長壯丁八年罷耆令保正保長惟許剝立廣其催承帖人諸其下元豐八年有言者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使民出錢免役而復民執役也紹聖元年復催役法二年以大保長催稅罷差保頭以前者長不充保正戶不充保長壯丁不充承帖人靖國元年拘收大保長催不給其二年拘收者戶催不十二年拘收壯丁催不並自保正長承帖人雇不並起發而充役如故民力於是困矣而其弊皆起於以保甲民役覺後不均重存民病夫古之征也三而與力難其一自唐楊炎以庸錢併入兩稅而後 差役複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至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之所謂役之法盡取其四也然而一有調發則免夫之令有不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令於力也力役科已五倍而役之民不聊生也雖如張弓詩能弛之通達國體者豈不為之寒心哉

減年徭役

後漢列平為金排長百姓懷恩或增資賦或丨丨丨丨 出本傳

因詩放役

唐任濤有露團沙鶴起人閒釣船流之句李騭廉察江西特放鄉役 摭言

輸差 出本紀

宣宗紹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貲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每有役事委令據簿

檢察

宋建隆二年詔令左丨丨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擧

定九等戶

太平興國五年丨丨丨丨京西轉使程能上言諸道州縣民是從役者未嘗分等慮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運司差官丨爲丨丨上四丨今充役等戶並免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物役差

官撿軌

置五等簿

至和二年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
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請自今罷差里正衙
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鄉
第一等選一部物最高者為之以丨丨丨丨三年一
陝西乙京轉運司相度利害轉皆
謂琦所議便

行五則法

知制誥韓絳言諸丨鄉户丨丨之丨遣都官員外郎
西於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凡差諸州軍鄉户衙
排定戶數分為丨丨丨逐吏着淮南兩浙荊湖福建
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役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議差役法 治平四年丨丨丨丨司馬光言其自罷里正置鄉

詳定役法

元祐元年丨丨丨丨丨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先帝使民戶專力於農役
決不可變先不悅軾曰昔者魏公　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光謝之

差役不便

初差役之後爲期五日則判府具大迫知開封府蔡京悉如期盡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溫公
事畫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安石在金陵每聞更其法恬然不以爲意及
聞罷役法愕然失声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
乃行無不曲尽後果如其言

差役不公

淳熙八年御筆曰朕惟差役之法爲田甚久近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
行不公豪強有力并之大半隱寄挾私弊端滋滋一鄉之中上戶之當役者無幾貧民下戶衆避
寄去不能盡償論之產甚無謂也宜時以思矣若不計官民一例只以第等輪差如此則不惟
貧富均一且免役之弊不革而自去一舉兩得何待而不爲乎可令戶部監合臺諫等詳議
以聞

留正役議

自井田之敗廢而賦役之法弊至於役法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豪右貴蔵之家占田踰制雖
有限田之法然其田百倍於編民能役之服役其不足以均之則析之而限田廢矣其可行
聖朝將以寬民而在廷之議論未定豈非有待
於今日而行之乎

義役

買田助役

乾道二年臣僚奏處州松陽縣儹征役之苦使隨役戶多寡輸金山丨丨丨通當役者以田助
之名曰義田

給田充役

淳熙七年五月吕岑奏昔蘇軾有丨丨丨募丨之請臣伏覩浙西一路有丁田百丁餘乞均丨

著請諸郡以丨丨義丨

官民從便

乾道七年臣僚奏知處州松陽縣有一兩都擇充役破產之苦約各出田以助役戶數月之間一縣二十五都悉皆創成大縣隨產之多寡量家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為重產諸縣役以田助之自相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並有耕定一二十年臣有狀松陽規約晚之其餘五縣施行近緣朝廷兼行丨丨丨丨戶差役處州之人義役已成皆其違懷伏望聖旨行下本州許從丨丨便依義役規約行使官戶願預者聽其添入

義差從便

淳熙十一年臣僚奏伏見去年臣僚言處州及兩浙相見行勸役去處聽從民便官使不得干預如民間自從能久行自能息爭止訟仰州縣依見行條法無慮物力者依次公差募以著欲差役二者並行無不當罷義役欲望指揮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與從民便外有不願義役或有爭訟乃行差役奉聖旨依臣僚申請

義役劄子

臣任處州日訪聞松陽縣有一兩都擇充役之苦臣因而勸勉數月之間一縣十五都悉皆創成大縣隨役戶之多寡量產戶之厚薄輸金買田充為重產過

福建提舉使帖

監司受詞其間陳訴有多差役不當及義役推排不公推原其故者縣令於差役之薄產不高下敢役久近參以倍法資次定差妄者當訴只緣鄉司縣吏出入產不照官

再差一役擾及數家民已足矣與改正使下戶困於重甫之際論重以貸吏之求乞破

本司念義役本從民便為破役首者若行提舉台判知縣之職推字催科不容

事速會□必須保正縣道申就必須者長縣酌保正則一郡之事寄一鄉耕其責則一鄉之事賦
辦理督□然差役不當備料不行上下兩□□不暇給撫字之意泯矣大凡作縣差役為急務
知縣苟於此究心焉則撫
字備科之政舉矣

義役序

天下之事至於義而止矣也者公於人而宜於事之謂也給義而行則人各求其便事各致其
利矣且代之而井地壞而賦役輕而里正之設自友助失扶持之外它無所用其人可爲中産
之家百金之室自供輸用度之外皆無已矣此論利害之所關有安能絕其無規避爭競之端
耶今之設為｜｜｜而有古人相友相助之意是事也於是松陽做於諸縣向者皆係比已而
申諸上亦嘉之吾之一郡較其座戶不爲少要之充役實為難然亦謂可得而爲免者今訪道
則傚於松陽近則續於業邑上則遵聖哲之所命下則合人心之所欲非便利數殆見眾利詞
然閭里之間向之未入吾義役之亦樂然從之
而爭競之風滌矣

古今事實

謂之庸 唐法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

一其制

唐楊炎曰河南山東荊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吏因其苛
食于人富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下乃其請為
兩稅法以｜｜｜凡百役之費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人
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

免非命

至和二年先是知并州韓琦言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至有棄田與人以免非丁求死已
就平丁因朝置里正主催稅丨役滿更入重難衙前請罷之

入重難

蔡襄言所差里正衙前有三五年五七年輪一次有一百貫十貫皆入重難請以錢產多少行
五則法

役法之議

成都進士李戒投書余靖謂民苦重役不苦重稅請借天下田稅募人充役請辭甚辯林
知成都或以獻之大以為然上即位辭言害民之弊無甚差役望詔中外具利害丨丨丨丨始
乎此 實治
平四年也

顧法之決

熙寧元年吳充言當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户被差之日官吏籍記杯器匕箸皆計貲產定
應須求至有家貲多耕而避户等貲田不敢相聚而憚人丁望擇臣度所言利害施行詔送中
書及條善安石言安石
以為善丨丨遂丨

免役之法

劉公言丨丨丨丨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

免役之弊

火浙言丨丨丨法雖民輸錢直以免其身然平佑至於居室稼物及於車馬衣服多以為資判
厚積以為封椿其丨有甚於差役矣

难行者五

楊繪言一民准役升二道州升細准防三寸巴氣多少不同昔者長井人淦鎮难王　是享貴賤人階官物

為害有十　劉摯言助役之法其丨丨丨丨　彭監衛州塩

行募役法　熙寧四年丨丨丨丨令人出免役不官戶單丁未成丁而免役之出使人不均者亦出助役皆令鄉所定也

行手實法　呂惠卿丨丨丨丨言免役出不不均出於簿書之不甚平手實者令人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隱落者許告

和鄉第等　免役法行民以資產出不時曲陽縣尉呂和卿較一家縣戶之高下從之輕重等為數等未及行和卿以憂去兄呂惠卿領司農時取和卿說為手實法

師中希有　李丨丨知河南府時令民出不免役師中率先諸州推行希司農意多取寬剩洛人怨之

拆賣屋木　熙寧七年合定州民有丨丨丨丨約免役錢者令體量以聞

貨賣耕牛　司馬公論役法五害一上戶年年出不得有休息二下戶不充差役今一例出錢三名為寬剩浪之人由法受賦盜用官物四農民所有不過穀帛今欲輸錢不免賣耕田牛具桑柘五提舉常

平日廣稽覽判亦
求選用之物

差免利害

蘇轍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如何轍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 征而役民矣蓋未易也光不然之也

改雇役差

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荊公溫公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荊公主顧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為未便二公皆知南北風俗所論甚公各不思所主蔡京者知開封兩五日｜｜｜｜｜役蹈前初子厚入相復緣顧役

二法可用

李大游言士大夫進用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後者以差為失私意勃惟於中宮公議自移於外碩論有司無歸於往心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之｜｜於今者別為一書為之元祐古法則長短無常之從求而見矣

雇法未便

蘇轍言熙寧雇役三等人等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強出錢不多下戶昔不免役亦出錢二等人戶不免差至中等昔以差役今又出錢不多最為甚便元祐罷｜｜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

雇法未盡

轍言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故衙前民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初復差衙前坊場之不足出衙前之費民明言放為提舉……知不可減有復故｜｜｜去年之秋復行差役

民類

徭除

要語

周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舍役除不收役事也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役是也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新徙者復之也均人凶札則無力政政讀作征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

五十不從力政 力政城道之役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徙當復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故三月不從自諸侯來徙大夫之家邑大夫民多地狹故朞不從政

漢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二鄉三老縣三老復勿繇戍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之勿事

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　豐人從関中者皆復其身　士卒從入蜀漢関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并復　比沛　詔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　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無與他事

惠帝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

募民守塞皆賜高爵復其家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民不輕得復

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四年復諸劉有屬 者家無所與

景帝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為糜 鬻之六反）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登禮中嶽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崇高為之奉邑独給祠復無有所與 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

桑弘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調發之士益鮮

宣帝地節二年詔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筭事

地節四年詔諸有太父母々々喪者勿繇事使得收

斂送其子道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

家子孫令奉祭祀世々勿絶其無祀者復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

員千人

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

世祖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 帝生於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々頓縣陽賜吏人復南頓歲租一歲 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乎吏人又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徭役一歲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

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恵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吏及門闌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

徐氏曰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 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産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至東都所復不過濟陽元氏南頓數邑豈非為天子之私恩矣

鄱陽馬氏曰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 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蓋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禄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甿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色之人既元無田則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户之有蔭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之事矣

魏黄初元年之後始開太學至太秋青龍中中外多

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麄踈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来春去歳歳如是

王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裒為屬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来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為良人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給復五年又詔諸宗姓未有職任者不在征

役之限

玄宗初立求詔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為蠲使歲再遣之

白居易忠召拜朝散大夫乞送吳襲謂之曰子素貧不需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居易忠曰往契冊入長家取排門夫吾以諸書籍為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豈非得耶

唐制諸司捉不戶皆給牒蠲免徭役

宋真宗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官勢戶及將校衙前沾田避役之害

仁宗時初官八品已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詔特蠲之　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為出家趙州至千餘人州以為言遂詔出家者須落髮為僧乃可免役

神宗熙寧二年頒募役法於天下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

諸旌表門閭有敕書及前代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

役錢依官户法賜號處士非因技受者準此

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孫減半鄱陽馬氏曰役自熙寧雇役之法既行凡品官形勢以至僧道單丁諸役之科者皆出錢輸於無所謂復除矣然數者之輸錢輕重不等

蔭盡差役同編户

元世祖中統二年免西京北京燕京差發是年二月以真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兵興之際勞於轉輸其差發減輕科取

三年閏九月以濟南路遭李璮之亂軍民皆饑盡除差發

四年以西京民户值渾都海阿藍答兒之亂人民流散免差稅三年

至元元年四月逃户復業者免差稅三年

二十五年免遼陽武平等處差發

三十年免大都差稅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詔免天下差稅有差

大德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隆興民户差稅三年

九年又下寬免之令以恤大都上都隆興腹裏江淮之民

十年逃移民户復業者免差稅三年

十一年武宗即位詔免内外郡縣差稅有差

至大二年上尊號詔免免腹裏江淮差稅

四年四月免大都上都中都差稅三年

延祐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差稅二年其餘被災經賑　免一年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

至治二年寛恤軍民站户

三年免臨青萬户府軍民船户差稅三年福建蛋户

差稅一年

天曆二年免達達軍站之貧乏者及各路差稅有差

三年十月免人民逋欠官錢及奉元商稅各處皂戶

差役

至順元年以改元免諸路差稅有差減方物之貢免

河南府懷慶路門攤海北塩課存恤紅城兒屯田軍

三年

國朝　　吏部尚書范敏等官早朝

欽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六部都察院應天府兩縣判祿司

儀礼司行人司隨

朝官員本部合納稅粮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尽行

免

正統元年吏部主事沈守奏優免差役事在京文武
官員之家造冊編排十年一次輪流應當里甲係正
役并稅粮外其一應襍泛差役洪武年間有例優免

民類

稅賦

稅字解 說文租也以禾兌聲廣韻斂也公羊傳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

賦字解 說文斂也以貝武聲釋名曰分也分取之分傳稱賦謂量也書禹貢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又周禮太宰八則五曰賦主賦以率出錢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

賦稅名類

收事 見民役類

徭租稅 漢高祖紀丨勿丨丨二歲師古曰徭者除其賦役也音才目切

獻程 刑紀令丨禾有丨吏或多賦以為獻師古曰程法式也

食租衣稅 食貨志縣官當丨丨丨丨而已師古衣音於既反

頭會箕斂 張耳傳丨丨丨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頭數數出穀以箕斂之

租挈 溝洫志內史稻田丨丨重師古曰丨丨收田租之約令也挈音苦計反

九則 序貢禹下丨丨劉德曰丨丨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

要語

堯制賦

詩甫田正義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鄉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

六韜帝堯王天下其自奉甚薄其賦役甚寡

禹九州賦法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上上第一等錯雜也）兗州厥賦貞（貞正也賦以最薄者正）青州厥賦中上（第四等）徐州厥賦中中（第五等）揚州厥賦下上上錯（第七等雜出第六等）荊州厥賦上下（第三等）豫州厥賦錯上中

第三等雜出第一等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等

正義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非禹始為貢也此所貢與周礼太宰九貢不殊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不言作賦而言作貢取下供上之義或曰貢者夏后氏田賦之總名又曰賦謂稅斂以供天子因九州差為九等稅俱什一而為九等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脩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鄭元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别之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貢者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亦有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又曰五服克之舊制洪水平之後禹為節文使賦役有常甸服去

京師雖近賦稅尤多每於百里即為一節候服稍遠近者供役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供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甸服入穀故首言賦稅侯服以外貢不入穀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徹也助籍也注氏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以七畝助公家 百畝徹取十畝為賦 王制公田注引孟子 詩正義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為明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禹九州之賦雖曰校數歲之中以為常然歲有豐凶又使之錯出也豈之賦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孟子所謂不善者特數戰國之失耳禹法定不然也

史記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詩正義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

通典禹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
周畿內貢法　邦國助法 耕見田　殷助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耕者助
而不稅 使出力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
春秋初稅畝胡氏曰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
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孟子曰殷人七十而
助古者謂殷時
甫田正義禾庾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
當邦賦不入穀畿內雖有貢法亦校其歲以為率
掌客留薪倍禾明周法有禾稼之稅
說文商人七十而耡耤稅也周礼與耡
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
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下善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

周藉田法　周徹　井地大畧

國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注藉田謂稅也皆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五十畝六十遠田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計財業以為荒歉民曰商賈所居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徭役以夫家為數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君子季孫欲其法則有周公之藉矣〔藉田之法周公所制也〕

左傳哀十一年仲尼曰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

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注馬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

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曰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　顏淵篇有若曰盍徹乎鄭注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天下之通法詩公劉廣其濕原徹田為糧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　崧高徹申伯土田箋云正井牧定賦稅正義孟子言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名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

孟子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雖用亦助也使畢戰問井地（古井田之法）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經界既正

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其大畧也注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殷家税名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税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孟子欲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税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税一以寛之集注周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内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之所謂徹法若蓋如此世禄當制之外又有圭田以厚君子百畝常制之

外叔餘夫之田以厚野人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以别君子野人之分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藉此特其大畧而已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周禮税法

載師注周税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疏異義第五田税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税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而税一遠郊二十而税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稾二百四十六金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

稅遠近無差漢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鄭元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勞遠者逸故也漢無授田之法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無云出禾𥝲秉釜米之事周禮稅法擬王畿公羊稅法擬諸侯邦國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

左傳注（宣十五年）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三禮義宗周禮天子畿內稅民之法有二一曰貢二曰賦貢謂有職任而收其稅賦者計其可任而口率其錢諸侯貢稅雖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藉不同

甫田正義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

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其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歲取為稅斂之言十千即期限之數本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

其數正允 箋云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

魯稅畝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之穫故履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也

左氏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 謂公田借民力人耕之稅不過此 以豐財也

公羊傳曰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也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民勤私也 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 悉謂盡其力也

魯田賦

魯哀公十二年用田賦 左傳注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公羊傳注田謂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礼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不聽

胡氏傳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

左氏傳昭公四年九月鄭子產作丘賦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則賦其田如魯之田賦服虔以為子產作丘賦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

哀二年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十一年夏陳轅頗為司徒賦封田注封內之田悉賦稅之

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釆注甸謂服治田出穀稅曰釆九州之地內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也又疏曰鄭答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

管子威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弛而稅

魯薄賦

哀公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賦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毋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魏文侯增租賦 見田額

秦賦　開阡陌

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

杜氏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之

吳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開阡陌遂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一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畝為畔無復限制矣開阡陌辨（具見朱子大全）

秦使黔首自實田

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通典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以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漢田租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帝紀高帝元年四月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一年二月癸未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復者除其賦役也）十一年冬諸縣堅守者復租三歲

惠帝高十二年即位五月丙寅減田租復十五稅

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

文帝二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租之半田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十二年三月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本末無以異其除田之租稅（李奇曰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故除田租）

景帝元年五月令田半租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武帝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源甚衆細民未知其利（内史地謂京兆扶風）令内史稻田租挈重（挈苦計切收田租之約令也）不與郡同（郡謂四方諸郡也）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失其時元封元年除四縣民田租四年賜汾陰等三縣無出今年租賦五年四月赦天下所幸

縣無出今年租賦

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無出田租

昭帝始元二年詔毋令民出今歲田租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取之今始復舊

宣帝本始元年五月鳳皇集赦天下租稅勿收四年四月壬寅地震勿收租賦大赦神爵元年詔所過無出今年田租甘露三年二月詔毋出今年租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詔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食貨志文帝時鼂錯說上曰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

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從其言遂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田之租稅後十三年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武帝時董仲舒說曰秦除井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漢興循而未改宜限民名田

列傳貢禹上書以為令農夫已奉穀租又出豪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宜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物之銖兩）兒寬為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輸租繈屬課更以最

何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後漢紀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曰項者師旅未

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令軍士屯田糧儲差
積其令郡國以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二十二
年令南陽勿收今年田租中元元年四月己卯改
元勿出今年田租二年九月赦隴西勿收今年租
調
明帝永平五年十月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
元氏願蒙優復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丙子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
田租芻稾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庚寅復流民田租
安帝元初元年十月乙卯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
賦口筭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甲辰令人半輸今年田租

永平四年六年九年十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元初元年延光元年三年永建元年三年六年永和三年延熹八年已上並勿收田租芻槀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又名脩宮錢

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注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

史年年表秦簡公七年初租禾 秦何房收大半之賦

王莽復井田改賦

王莽篡位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倫人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十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 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假如貧人賃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奪其稅欺凌之也 厥名三十實什稅五

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物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用度不足數賦橫歛民愈貧困

漢海租　蠻夷租賦

食貨志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蕭望之奏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武帝時縣官嘗自漁魚不出後予民魚乃出

平紀元始元年置少府海丞師古曰主海稅

馮唐傳魏尚守雲中軍市租以給士卒

高五王傳主父偃曰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
後漢傳秦置黔中郡漢改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
匹小口二丈是為賨布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
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租賦尚書令虞詡
奏增之必怨叛帝不從其冬蠻爭貢布非舊約遂
叛秦惠王并巴中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
歲一出義錢千八百錢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雞
羽三十鍭漢興南郡守靳彊請依秦故事秦昭王
復板楯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殺人以倓錢贖
高祖發夷人定三秦復渠帥七姓不輸租賦餘户
歲入賨錢口四十一永平中鄭純與哀牢夷人約
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斛為常賦　禹貢蠻
夷言貢而不言賦蓋荒服之地則異三壤什一之

法所不及

魏田租

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户絹二疋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

晋田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税米三升

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

晋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其田畝税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

北魏田租

孝明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

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粟上三品户入京師中三品入它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北齊田租

清河三年定令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米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挍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

来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

隋田租

開皇九年帝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正免當年租賦

十二年詔河北東今年田租三分减一

唐田租

唐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乙酉初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畆但歲納租粟二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賦税

太宗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畆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求𡈽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

代宗始以畆定税而歛以夏秋大曆元年詔天下

苗一畝税錢十五號青苗錢夏上苗畝税六升秋上田畝税五升青苗錢畝加一倍

唐平賦書

文粹李翺平賦書序云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取可行於當特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凡為天下者䟽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䟽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百里之田

後唐田租 五代

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塲務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税日少

同光三年勑魏府小菉豆税每畝减放三升城内店宅園圃比来無税頃因偽命遂有配征明年以軍食不足勑河南尹預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明宗天成元年赦節文應納夏秋税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秖納正税數不量省耗天成二年勑率土黎甿並輸王税逐年生計長興四年五月五日户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一夏秋税租

晉田租 五代

晉天福四年勑應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於縣邑别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户自量自槩

吳越　錢弘佐年十四即位問倉吏今畜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令復其境內稅三年

吳徐知誥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别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

發米

漢田租　五代

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

周田租　五代

周廣順二年敕約每歲民間所收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

顯德二年勑應自前及今後有逃户庄田許人請
射承佃供納租税云云
三年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税以六月一
日起徵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為定例
顯德四年勑節文諸道州府所管屬縣每年夏税
徵科了畢多是却追縣典上州會末文鈔因兹科
配歛掠宜令今後科徵了足日仰本州但取倉場
庫務納欠文鈔如無異同不在更追官典諸道州
官管内縣鎮每有追催公事自前多差衙前使院
職員及散從步奏官今後如是常程追催公事秪
令府望知後承受遞送不得更差專人若要切公
事及軍期不在此限

開寶三年四月己卯詔兩稅折科非土所宜毋得抑配九年正月遣太常丞魏咸熙均定開封屬縣三等戶稅額至道元年六月己卯令諸州重造兩稅版簿頒其式于天下祥符四年七月壬申朔免南方民丁身錢至和元年九月詔滄州均田稅民或未便其令復輸如舊嘉祐五年四月丙戌詔均天下田稅命三司使包拯等詳定（高本以為不可均後罷）六月丙寅張掞同詳定六年五月丁酉呂景初詳定

會要凡租稅穀帛金鐵物產為四類穀之品七帛之品十金鐵之品四物產之品六

通略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萬頃而歲入穀迺減七十萬石初慶曆中

三司言先於淮南亳壽京西蔡汝州如方田法均之於是京西遣郭諮既而中止至是復遣孫琳等五人分往均田三司置局（秘以右諫議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詳定）其後雖有古法稍均數郡田於天下不能盡行　張方平曰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未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三倍前朝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而惟日不足

宋天聖減畿內民租

天聖九年正月辛未減畿內民租

宋志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慶曆中患賦役之煩詔下諸路上其數俾大臣議蠲減

宋稅賦

周史志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曰丁口之賦（計丁米）凡賦入州縣有籍歲一置謂之空行簿以待歲中催科閏年別置謂之實行簿藏有司天聖初或言實行簿無用罷之景祐元年韓瀆疏言賦輿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耗登無從考請復置實行簿詔再閏一造慶曆中王素言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歐陽脩言孫琳嘗往肥鄉與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召二人者三司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賦於民州縣未可盡括朝廷重勞人遂罷

天禧時租稅有穀帛金鐵物産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粟之品七曰粟小粟粱粟粳粟粟秫米黄米稻之品四秔米稉米秔早麥之品七曰小麥大麥青稞麥穬麥穀麥白麥蕎麥黍之品二曰黍蜀黍稻黍穄之品三曰穄秫穄糜穄菽之品十六曰豌豆大豆小豆綠豆紅豆白豆青豆褐豆赤豆黄豆胡豆落豆元豆華豆巢豆顆豆雜子之品九曰脂麻子稗子黄麻子蘇子苜蓿子菜子荏子草子布帛絲綿之品十見絲綿類金鐵之品四見金鐵類物産之品六見貢類至道末歲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七千餘石天禧末所收穀增一百七萬五千餘石

天聖時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它物各以其數

皇祐中比景德之數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百姓若逃移戶絕不追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

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減者又不在此蓋不可悉數云錢帛金銀絲綿皆見歲貢條

熙寧二稅

熙寧十年見催額五千二百一萬一千二十九貫石疋斤兩領團條角等

夏稅一千六百九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五貫疋等　內銀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兩　錢三百八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一貫　斛斗三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五石　疋帛二百五十四萬一千三百疋　絲綿五百八十四萬四千八百六十一兩

秋稅三千五百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四貫疋等

内銀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七兩　錢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二貫　斛斗一千四百四十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石　十三萬一千二十三匹　綿五千四百九十五兩　草一千六百七十五萬四千八百四十四束

宋賦則

哲宗元祐初御史論陝西轉運使呂大中假支移之名實令農户計輸脚錢十八百姓苦之乃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户籍在第一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第三等第四等二百里第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脚錢者亦酌度分為三各從其便焉

大觀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

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第一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壤尚以爲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爲重若不入等而依條只收紫蒿錢每頃不過百錢至五日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紫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故人户不無詞訴欲乞依條稼土色分外只將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即第十等内上等依元數中等以十五畝下等以二十畝折地一畝之數是也詔諸路縣行其法

南宋賦則

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張守帥江西奏諸郡積欠預

和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為相方損度為月進且日虞四方財用之不至恐而不行是時兩浙州縣合納綿紬稅絹雜錢白米六色皆以市價元錢却別科米麥有一畝地納四五斗者京西根括隱田增添租米加重於舊湖南有土户錢折絁錢醋息錢麴引錢名色不一曹泳為户部侍郎又責荆南已蠲口賦二十餘萬緡甚急檜晚年怒不可測命泳其親黨凶焰熾然蓋自檜再相密說諸路暗增民稅七八嘗建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間乞蠲免理宜禁絕雖經界之行或謂但求括擿漏稅亦無實惠及民故民力宣困飢死者衆皆檜之為也紹興二十五年户部看詳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下諸轉運司依式製造付州縣行用輸納

廣免吏胥輕重其手重為民病

元稅糧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于冊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各杖

一百逮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脚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賫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窩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戶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八年又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兀剌海三處之稅其數與前僧道同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减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

石新收交叅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協濟户丁税每丁粟一石地税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賫鈔二兩富户輸遠倉下户輸近倉郡縣各差正官一員部之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粮到倉以時收受出給朱鈔權勢之徒結攬税石者罪之仍令倍輸之數倉官攢典斗脚人等飛鈔作弊者並置諸法輸納之期分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税粮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秋税夏税

之法行于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粮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以七百萬錠為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宋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其法亦可謂寬矣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粮以為差粮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二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

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户一貫二錢盖視夏稅增鈔五萬餘定矣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年始輸大德四年又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令第四年納稅凡官田夏稅皆不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粮者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頃之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

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
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
民賴以不困因并著于此云

元天下粮数

天下歲入粮数總計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

腹裏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
行省九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八石
遼陽省七萬二千六十六石河南省二百五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十九石陝西省二十二萬九千二十
十三石四川省一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四石甘
肅省六萬五百八十六石雲南省二十七萬七千
七百一十九石江浙省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

八十三石江西省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廣省八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七石

元三省稅数

江南三省天曆元年夏稅鈔数總計中統鈔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

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一十一貫

湖廣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

本朝田賦

每畝五升有三升者皆民田賦其官田則例甚多

蘇州官民田則例

長洲縣官田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五斗五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二斗 一則五升

一則三升 功臣還官田 一則四斗三升五合 一則三斗 一則二斗 一則二斗五升

開耕田 民田 一則四斗 一則二斗六升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六升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五升 抛沒田 一則三升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五斗一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四斗 今科田 一則三斗五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二斗五升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吳縣官田 一則五升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三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三升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升 一則二斗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五升

功臣還官田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三斗六升 一則三斗 一則三斗五升 一則二斗九升 一則三斗四升 一則二斗八升

一則二斗五升 一則二斗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八升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二斗一升 一則二斗之上

開耕田 民田 一則四斗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五升 一則三升 一則一升

抛沒田 一則三斗五升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三斗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二斗六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二斗四升

一則二斗三升 吳江縣官田 一則二斗一升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五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三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三升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升 一則二斗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五升

民田 一則五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三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抛荒田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五升
嘉定縣官田 一則八斗三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二升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五升
民田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五升
抛荒田 一則一石七斗三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五升
一則三斗四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三斗二升 一則三斗一升
一則三斗自二斗九升每一則減一升下至五升計二十五則
崑山縣官田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五斗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三斗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二斗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一斗 一則五升 一則三升
功臣還官田 一則四斗 一則三斗一升 一則二斗五升 一則二斗一升
一則五升
閘耕田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四斗
民田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五升 一則三升
抛荒田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六斗五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五斗五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四斗五升 一則四斗三升 今科田自三斗五升每則遞減一升凡三
十則
常熟縣官田 一則七斗三升 一則六斗三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三斗三升 一則三斗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五升
一則三升
閘耕田 一則四斗
功臣還官田 一則一石六斗三升 一則五斗七升 一則三斗八升 一則三斗七升
一則三斗六升 一則三斗五升 一則三斗四升 一則三斗 一則二斗八升
一則二斗五升

民田　一則二斗三升　一則一斗三升　一則五升　一則三升
拋淤田　一則七斗二升　一則六斗二升　一則五斗三升　一則四斗三升
一則四斗　今科田自三斗五升每則遞減一升至八升凡二十八則　又一則六升
一則五升　一則三升
崇明縣江淮田　一則赤米六升三合三勺　一則黃豆八升　一則豆八升四合七勺
一則豆五升　一則豆六升三合三勺
江新田　一則赤米一斗六升　一則一斗五升　一則豆七升　一則四升
一則二升五合
戰田　一則赤米六升三合三勺　一則豆六升三合三勺
學院田　一則赤米三斗六升　一則一斗九升　一則豆一斗
一則七升六合五勺　一則五升四合五勺
民田　一則赤米五升三合五勺　一則赤米三升二合一勺
一則豆五升三合五勺　一則豆三升二合一勺
拋淤田江淮故官田　一則官稅米三升一合六勺　餘租一斗二升五合
一則官稅三升一合六勺五抄　餘租一斗一升五合一勺　一則官稅三升一合六勺五抄
餘租七升三合三勺五抄　一則官稅豆三升五合餘租米豆五升五合
一則官稅豆二升五合　餘租二升二合五勺
江淅故官田　一則官稅赤米七升五合餘租一斗
淤官田　一則官稅赤米三升二合一勺　一則官稅米二升六合七勺五抄餘租一斗
二升五合　一則官稅米一升六合五抄餘租五升七合四勺五抄　一則官稅豆一升六
合五抄餘租豆五升　一則豆一升六合五抄

凡糧長關領勘合迴還催辦秋糧務要依期送納
畢日赴各該倉庫將納過數目於勘合內塡寫用

印鈐蓋具報長將填完勘合具本親齎赴戶部明白銷注如是查出報有拖欠勘合不完明白究問追理

國朝十二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秋粮總

夏稅

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

秋粮

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

浙江布政司

夏税
麥八萬五千五百二十石
錢鈔二萬六百九十錠
絹一十三萬九千一百四十疋
秋粮
米二百六十六萬七千二百七石
錢鈔八十六錠
絹五十九疋
北平布政司
夏税
麥三十五萬三千二百八十石
絹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二疋
秋粮

米八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石
福建布政司
夏稅
麥六百六十五石
鈔一萬二千七百五錠
絹二百七十三疋
秋粮
米九十七萬七千四百二十石
江西布政司
夏稅
米麥七萬九千五十石
鈔六千四百五錠
絹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七疋

秋粮
米二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五十六石
湖廣布政司
夏稅
米麥一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六石
絹二萬六千四百七十八疋
秋粮
米二百三十二萬三千六百七十石
廣東布政司
夏稅
麥五千三百二十石
秋粮
米一百四萬四千七十八石

河南布政司
夏稅
麥五十五萬六千五十九石
綃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疋
秋粮
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四十石
山東布政司
夏稅
麥七十七萬三千二百九十七石
綃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疋
秋粮
米一百八十萬五千六百二十石
廣西布政司

夏稅
麥一千八百六十九石
秋粮
米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五十五石
山西布政司
夏稅
麥七十萬七千三百六十七石
秋粮
米二百九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陝西布政司
夏稅
麥六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六石
秋粮

米一百二十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八石

四川布政司

夏税

麥三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石

秋粮

米七十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八石

雲南布政司

夏税

麥一萬八千七百三十石

秋粮

米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九石

直隷應天府

夏税

麥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石

絹一千四百六疋

秋粮

米三十二萬六百一十六石

松江府

夏稅

麥一十萬七千四百九十六石

絹六百六十六疋

秋粮

米一百一十一萬二千四百石

钱鈔三千七十二錠

蘇州府

夏稅

麥六萬三千五百石
絹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七疋
秋粮
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石
鈔二千三百二十一錠
寧國府
夏稅
麥六萬二千六百一十石
絹三百一十一疋
秋粮
米一十八萬二千五十石
安慶府
夏稅

麥一萬九千四百七十八石
秋粮
米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石
太平府
夏税
麥二萬一千三百九十石
絹二百一十七疋
秋粮
米四萬六千二百九十石
和州
夏税
麥八百七十五石
秋粮

米三千九百五十九石

揚州府

夏稅

麥五萬七千七百一十石

秋粮

米二十四萬九十六石

錢鈔二百五十一錠

鳳陽府

夏稅

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五石

絹一千四百四十七疋

秋粮

米一十三萬七千一百六十石

滁州

夏稅

麥一千四百五石

秋粮

米四千一百六石

徐州

夏稅

麥六萬二千三百石

絹三千一百四十二疋

秋粮

米七萬九千三百四十石

廣德州

夏稅

麥六千七十石
絹一百五十七疋
秋粮
米二萬四千五百石
鎮江府
夏税
麥八萬八百九十六石
絹三百五十七疋
秋粮
米二十四萬三千七百五十石
廬州府
夏税
麥一萬五千八百三十石

秋粮
米七萬五千三百六十石
池州府
夏税
麥一萬七千一十六石
絹二十七疋
秋粮
米一十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五石
徽州府
夏税
麥四萬八千七百五十石
絹九千七百一十八疋
秋粮

米一十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四石

常州府

夏稅

麥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石

絹一千三百九十四疋

秋粮

米五十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五石

淮安府

夏稅

麥二十萬一千二百二十石

秋粮

米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九十石